首先錯遞公文比例降一級調用接遞各官亦

查叅

兵部題先經

行在軍機處交出發

御前侍衛和碩額駙福隆安夾板一副經

行在兵部發票馬上飛遞註明由德州水路起送接遞

人由旱路遞送交至臣部隨即另發火票由水路沿

河遞送探投並行文直督東撫即速查明係何站首

先不行詳查以及下站率行接遞之各臺站官員職

名送部分別查議在案今准東撫崔　咨稱查係本
年三月二十二日自林家庄站
行在兵部交出火票軍機處發
御前侍衛和碩領駙福隆安夾板一副查火票既經註明
自德州前往京城由水路投遞自應遵照交沿河驛
遞換投乃竟交劉知廟臺站北送致由旱路至京所
有錯誤職名係管理德州正站德州營中軍守備嚴
玉珂擬合咨參等因應將管理德州正站守備嚴玉
珂比照奏章不按驛接遞彼此互越者降一級調用

例降一級調用至沿途不行查出率行發遞之各當
站員弁應俟查參到日再議可也乾隆三十年九月
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旗員病故回旗未給兵牌查參奏

旨寬免

閩浙總督三　奏本年四月二十五日接准江蘇撫

臣楊　咨據長洲縣詳稱查有原補福建福寧鎮中

營游擊柩船停泊馬頭僅止家丁張鳳平扶柩回

旗傳訊張鳳平據稱籍隸北通州家主珠爾松阿係

鑲紅旗人奉陞福建候補游擊上年補授福寧

鎮中營游擊于七月二十九日病故棺柩係撫標實

參將差家人劉仲奎幫同該家丁自僱船隻於本年

三文書應給牌而不給

二月初七日自福建起程送回並未領有兵牌等語
訊據劉仲奎供亦相同查旗員珠爾松阿病故例應
請給兵牌沿途撥護回旗今稱並無兵牌是否該家
丁遺失無存有無假冒抑或另有家口無可憑信必
須查實辦理除將柩船移營同縣役守護外詳請咨
查等情咨詢前來臣隨查參僅有申報已補福寧鎮
中營遊擊珠爾松阿尚未領劄赴任在省病故之案
並無請給兵牌護送柩屬之文當行藩司暨標下中
軍副將撫標中軍參將確查去後茲據布政使德詳

稱移查中軍副將常福撫標中軍參將實誠覆稱查
候補遊擊珠爾松阿係正紅旗副護軍參領發閩候
補遊擊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題補福建福寧鎮
中營遊擊緣該員先委署汀州右營遊擊印事回標
候領劄付適因患病沉重尚未赴任即于十月二十
九日在省身故移查糧驛道應否請領勘合糧准覆
稱候補遊擊珠爾松阿既非在署又未在任未便違
例詳給勘合等因常福以該員並未攜帶親丁眷屬
只有家人張鳳平一名一時失于查例未經詳請兵

牌因與寶誠相商將其遺物先行寄京請給公捐路
費由寶誠差遣家人劉仲奎協同張鳳平雇船送柩
回旗于本年二月初七日自省起程等情詳覆到臣
臣查旗員病故例應造具家口姓名清册發給兵牌
沿途撥護在該故員殊爾松阿雖未携帶親丁眷屬
現有棺木及跟隨家人亦應請給兵牌撥兵護送今
標下中軍副將常福並未請給以致柩船行抵蘇州
經長洲縣查出詳咨閩省辦理疏漏實有不合除將
查明情由咨覆江蘇撫臣就近填給兵牌經由江蘇

省沿途護送回旗並咨兵部暨正紅旗蒙古都統本

照外所有遺漏請給兵牌職名係督標中軍副將常

福失察職名係前任福州府今調任汀州府知府景

昌勒休侯官縣知縣葉棠前署布政使糧驛道李慶

棻既為請給公捐路費又不稽會詳給兵牌亦屬疎

忽相應一併附參請

旨勅部分別議處所有接准江蘇撫臣咨詢及臣查辦

緣由理合據實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奉
硃批此亦可寬也欽此

卷二十二終

所見集

浙杭仁和馬世璘仕仙 編　男德錫府若 校字

抄存吳三桂逆稿比照大逆凌遲家屬爲奴

大學士忠勇公傅　等謹奏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河南夏邑等縣被災一事臣等遵即提犯嚴訊據段昌緒供我批點檄文逆稿原係夏邑縣生員司淑信表叔郭芳奔之物郭芳奔父子相繼病故所遺書籍司淑信携歸檢理內有吳三桂逆稿一紙司淑信看

後以為遠年字蹟無關緊要夾於書內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內司淑信族弟司存存至家翻閱書籍見有此稿即行抄錄至上年七月初旬司淑信家書房被水坍塌所有書籍泡爛無存而司存存所抄底稿上年六月內因段昌緒向伊借看文章即將逆稿給看併為抄錄一紙段昌緒攜歸妄加圈點併批有天下大文章及冠冕悲壯等字次日又加數郛剴切痛切快切八字至十二月內段昌緒族姪段于鳥到伊家看見此稿段昌緒復稱為天下大文章段于鳥因不

曉文理不能句讀未經細閱而止此外亦並無別人
傳抄等情臣等以段昌緒於悖逆之詞反加評贊顯
係大逆惡徒即司存存等抄錄閱看自必別有傳播
司淑信收藏逆稿謊云得自死絕之郭姓顯有揑飾
希圖脫漏情弊遂一一夾訊該犯等堅稱自知稿內語
言悖亂私相錄看此外並無流傳即段昌緒亦自認
悖逆該死各犯均矢前供似無別情隨提訊彭家屏
有無收藏吳逆偽檄抄存明末野史究係所載何事
併如何主使司為政告狀復令家人佃戶張揚激釁

據彭家屏供稱在江西布政使任內原任金谿縣知縣錢治曾開索崑山徐乾學藏書錢治即將所得明末野史抄本幾種送閱自得書之後收藏在家並未給人抄寫亦無存留炅逆僞檄至司爲政等具呈告官伊姪彭列曾向告知伊有告官必致吃虧不如借謝恩爲名等語自認知情屬實嚴訊彭傳笏據供於本年四月內聽聞地方官搜查段昌緒家收藏書本一時驚懼遂將伊父任所帶回書籍檢出抄本幾種有稱日本乞師及路河記聞甲子事案內中誌永歷

私立南渡錄等名色併記憶不清之什麼厌錄俱係明末野史恐有關碍言詞於四月十六日悉行燒燬比因一時恐懼急迫不曾檢看書中是何詞句並不知此書是何處得來等情家人李湘供亦與伊子彭傳笏所供無異臣等以彭家屏所藏明末野史如果並無詆毀悖逆之語何以一聞搜查卽行燒燬明係翻閱已熟知有逆詞是以急圖滅跡希冀支飾狡脫嚴加究詰彭家屏供認初得書時曾經翻看內有紋入明太監用事及流賊擾害等類以後未及詳閱伊

子彭傳旁亦供稱臨燒之際未曾細看書中自然有干碍之語畏懼焚燒又同供書本已經燒燬如何還說没有悖逆詞句實屬無可置辯等語伏念

國家造基東土

聖哲挺生天與人歸永清中夏當年吳逆叛亂立即滅亡

百餘年來

聖聖相承湛恩愷澤浹髓淪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有魑魅魍魎之徒私挾鬼域幺麼之技抄存吳逆檄文更復病狂喪心加之批點語吠狂言天厭滅絕若不

明正典刑無以創懲惡逆段昌緒將逆稿圈點贊美
與大逆無異應比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至
該犯家口先經臣方觀承查明該犯並無子嗣所有
該犯之妻司氏妾陳氏應解部賞給功臣之家為奴
財產入官司存存抄存逆稿復為轉錄司淑信所藏
逆稿不行銷燬均應比照大逆條內知情隱藏者斬
決律擬斬立決司玉鳴段子魯既經聞知逆稿不即
首報法亦難寬應均照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
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律各杖一百徒三年段昌緒

等係屬劣衿該管各官漫無覺察應交部嚴加議處

至如彭家屏歷任大員受

恩深重荷有人心自應感激奮勉以圖報効乃於地方

偶遇災祲仰荷

聖恩垂問因其陳奏即申飭恕撫令其會同查辦彭家屏

不知感戴

天恩輒思邀譽鄉井又復暗中主使司為政等遮道陳訴

今據伊姪彭翌所供與伊自認之語情形如繪是其

飾欺已極不法但此猶屬彭家屏輕罪惟查審段昌

硃批點逆稿一案蒙
皇上親加訊問彭家屏自行供出收藏明末野史等類開列名目正在查覽書中詆毀逆詞而伊子彭傳笏已潛行燒燬如果並無悖逆詞句何必燒燬今觀其燒燬滅跡則書內之悖逆妄誕自屬顯然彭家屏之購貯收藏與段昌緒之抄存逆稿同一悖逆但書既無存該犯有無圈點批評無憑查考似應免其與段昌緒一律問擬彭家屏除喚使告賑輕罪不議外應請照大逆律量為區別擬斬立決伊子彭傳笏擬斬監

候秋後處决家人李湘聽從彭傳笏將書燒燬應免其置議所有查封家產行令該撫辦理具奏司爲敢彭型等應照該撫所奏辦理完結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旨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審擬段昌緒彭家屏一案段昌緒抄錄偽檄圈點評贊悖逆已極其罪自不容誅至彭家屏前因段昌緒家查出偽檄彼時以該處人心惡劣即彭家屏家亦不能保其必無因降旨嚴查及到京後召九卿科道面訊彭家屏所問者偽檄

及詆毀悖逆類於悖逆偽檄之書耳而彭家屏果供出抄存明末野史數種蓋彼時彭家屏意中以朕已查獲伊家中書籍難以掩飾是以據實供認尚冀寬減萬一而伊子不知希圖滅跡先以風聞燒燬若使此數種書中果無悖逆詆毀之言亦何必作此鬼蜮伎倆耶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愿忽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竭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平心而論鄂爾泰父子雖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較之李衛其相去

何啻霄壤是彭家屏之傾險狡詐已可概見但服官已久小有幹具是以歷加陞用伊在藩司中資俸最深而終不畀以封疆重任者葢恐其乖張自用不獨一省官民胥受其害而伊亦必致重于罪譴正深予保全之意乃伊遂心懷觖望托病曠官今春南巡前來接駕奏及夏邑等縣被災情形朕即召巡撫圖爾炳阿在伊前面加質責併令其同往查勘其所以不即治圖爾炳阿諱災之罪者實以本地縉紳一言遽爲斥一巡撫此風斷不可長而仍諄諄面諭圖爾炳

阿不得因此挾嫌借事報復朕之始終成全彭家屏如此者乃前於九卿科道等召對面訊伊朕降旨於巡撫為恩待汝乎非恩待汝乎伊但稱皇上大公非為臣一人其詞色毫不知恩此豈非滅絕天良者乎以彭家屏居心觀之則其所抄藏者自係詆毀悖逆之詞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閱評點耶其所供之書俱稱得自崑山徐乾學家此時若逐加根究何難追出原本然蔓引株連獲罪者衆朕所不忍試思本朝撫有中夏厚澤深仁休養生息薄海臣民共享太平之

福自漢唐宋明以來實罕與倫比在定鼎之初野史
所記好事之徒荒誕不經之談無足深怪乃迄今食
毛踐土百有餘年海內縉紳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國
恩何忍傳寫收藏此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終
於敗露者如段昌緒彭家屏之敗露豈由搜求而得
者乎此後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滅天道自必不
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彭家屏本
應斬决但所藏之書既經滅毀罪疑惟輕著從寬改
爲斬候其緣坐妻妾並免其入官爲奴司存存司淑

信俱從寬改爲應斬彭傳笏依擬應斬俱著監候秋後處决其彭家屏家產原應入官且伊擁有厚貲田連阡陌而爲富不仁凌虐細民鄉里側目著派侍衛三泰郎中蘇爾德前往查明應入官者即行入官其房地著加恩酌量留給養贍家口外所餘田畝分賞該處貧民交該撫胡寶瑔妥協辦理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欽此

潛出外夷帮匪爲叛比例擬絞從犯比例擬軍

夷人隨入內地比例發六百里外營縣安插

刑部會看得崇善縣已革生員葉蓁即葉配芝與周老六潛出交阯教誘貽害一案據廣撫楊　疏稱查韋福琯在交阯作亂其起事根源及有無中國之人在彼帮助未據該國王咨報今韋福琯已在彼國就戮葉蓁周老六果否爲韋福琯軍師怖傳與招兵之處事在外夷均無指証但據葉蓁自認與韋福琯商量用兵不諱實係交通夷目生事爲匪之人查律例

內無中國人在外夷帮助爲叛罪治正條惟查律載
越度緣邊關塞因而潛出交通外境者絞監候等語
應將葉蓁擬絞監候周老六擬軍葉時新毛全士均
擬徒分別責革具題除葉蓁私越關津違禁買回男
女輕罪不議外應如該撫所題葉蓁合依越度緣邊
關塞潛出交通外境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周老六堅供並未爲葉蓁瑶教師但倚傍夷匪
圖其衣食亦屬不合應比照結交外國引惹起釁及
潛往苗寨教誘爲亂貽害地方除首犯死罪外問發

遝遠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該犯俱無妻室應飭移查原籍取結至日另咨送部葉時新所帶夷人亞發等皆因交地兵亂情願隨入內地尚非誘略興販可比應照私越冒度關津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毛全士賄放葉時新私帶夷口入隘應照把守之人知而故縱者同罪律應杖一百徒三年係土人照律折責枷號四十日滿日責四十板革役思陵州隘口只係土目看守並無書役受賄私放情弊應毋庸議黎氏所生之子聽葉時新收養

被誅之夏老四省釋回家毛全士繳出葉時新買賄
入口銀鐲銀七兩二錢照追入官至兵丁盧國樑得
受金鐲一案先經咨部俟咨革把總何昆部覆至日
審擬另案完結今現准部覆斥革應俟審明另案歸
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黎文映等均係外夷
男婦明知葉蓁等潛出外夷為匪之犯將女許嫁跟
隨潛入內地均干律擬未便將伊等解回原籍安插
查例內土人潛往外省生事為匪不分首從發邊遠
充軍照例枷責又例內土蠻猺獞有犯軍流等罪將

本犯照例治罪外仍同家口父母子姪一并遷徙六百里外安插等語應將黎文映等均比照此例枷號八十日發六百里外之營縣安插麥氏等係婦人均照律收贖俱交黎文映等一同安插再該撫疏稱失察隘口土目毛全士得贓私放夷口入隘係思陵土州知州韋日煜相應附參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外國之人私自進口該管地方官不行查報者降一級調用該管上司罰俸一年又定例土官如應降一級二級三級調用者止降一級留任等語應將失察之

土知州韋日煜降一級調用查係土官應照例降一
級留任至此案之該管上司均例有處分應行令該
撫查明補叅到日再議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旨葉素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謀為不軌案內招接匪黨𡖖犯𡖖改斬決

刑部題先據湖督審題馬朝柱潛謀不軌案內續獲逃犯熊有勝一案緣熊有勝係在逃逆匪熊得勝之弟續獲到案該犯年僅十九訊無同謀情事但與伊兄同居知情事發聞拏又隨上天馬山寨應從重照謀叛未行為從律擬流照例改遣烏剌地方知情容留之王勝周照知人犯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而藏匿在家不行告捕減罪人罪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具題經臣部以熊有勝年已十九並非幼穉既與伊

兄熊得勝同君知情事發又隨上山且查該犯供詞伊兄熊得勝令伊在家等候接人有銀者令其上名無銀者不必等候隨有瞓姓等五人欲行上名該犯會給飯食并令住宿是該犯不惟知情竟係帮同伊兄招接匪黨之犯今該督將熊有勝從重擬流改遣則與不知情緣坐應流改遣者無所區別應令該督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知情容留之王勝周應侯該督將熊有勝罪名定後再議題駁去後續據該督將熊有勝改依謀叛已行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决王

勝周改依知情藏匿律擬絞立決已經病故毋庸議
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十八年九月　日奉
旨熊有勝著即處斬餘依議

結拜弟兄比照插血訂盟例首犯從犯分别發遣流徒

刑部會看得番禺縣民劉仰蒼等結拜兄弟一案據廣東撫德 疏稱緣劉仰蒼與李茂斯劉開朋均充更夫素相熟識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劉仰蒼往官橋墟看戲與李茂斯劉開朋撞遇入店飲茶彼此談及更夫時常有人攙奪劉仰蒼糾人結拜兄弟冊護把持使人畏懼李茂斯等應允隨各分頭糾邀劉仰蒼陸續招得劉會賢劉興文黃朝貴何阿五黃

成招李亞秋李定邦李秀儒闞綱朝袁茂昌李日遵何拔麟徐孟能又誘脅劉芝凡劉發朝劉學朝等十七人黃成昭轉糾李成甲蕭添祜二人李茂斯糾得李亞六李上拔李居文李丕斯李上達張勝觀黎東禮李勝添張成望張亞戈侯亞位黃松符李作禮張亞三李飛明十五人李亞六轉糾李遇春何亞廣李能秀梁朝貴劉紹元崔亞宏梁顯士七人劉開朋糾得黃海門陳英翰二人劉仰蒼李茂斯買備酒肉祭物議定九月初九日在大岡脚廟祀神至期先後舉

集結拜聚飲因劉仰蒼起意即以該犯爲長兄其餘各照年歲以次序作兄弟而散旋經該縣訪聞協同營員先後拿獲劉仰蒼到案審訊究出張亞戈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夜偷竊族人張卓賢衣服三件勒贖銅錢三百文李上達于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夜偷挖族人李得光田芋三十餘觔劉興文于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夜偷挖族人劉英澤田芋三十觔劉會賢于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夜偷竊族人劉英澤田芋二十餘觔李定邦于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夜偷挖族人李嵩太田芋二十餘觔何亞五蕭添祐于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夥竊李允清黄牛一隻賣得番銀六員兩人均分李亞六李亞秋李成甲黎東福等于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夥竊尹賢宗銅錢一千文四人分用侯亞位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偷竊陳潤濱擺賣鴨隻各事主因失物無幾俱未具報錄供通詳批飭確審據報李茂斯患病飭醫調治迨該犯醫治不效于五月十二日在監病故業經該縣訊明

禁卒人等並無凌虐情弊驗具圖結通報屬審據劉仰蒼等供認前情不諱嚴結並無歃血焚表及謀爲不法情事查例載異姓結拜弟兄聚衆至三十人以上拜盟者爲首亦照歃血焚表例擬絞監候等語今劉仰蒼因慮人搶奪更夫糾夥結拜計圖把持殊屬不法除劉開朋于未到案之前在家病故李茂斯亦于取供後在監病故不議外劉仰蒼合依異姓結拜弟兄聚衆至三十人以上拜盟者爲首照歃血焚表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黃成招李亞六改發烏魯木

齊為奴劉會賢等擬以流徒等因具題前來查例載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又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魚肉鄉民淩弱暴寡者亦不論人數多寡為首照兇惡棍徒例擬軍等語今劉仰倉因慮人換奪更夫起意結拜弟兄群護把持聚至四十六人之多雖審無歃血焚表及謀為不法情事但粵省山海交錯民風刁悍若照例擬軍不足以懲刁頑應將劉仰倉比照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論人數多寡照謀叛

未行律爲首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至該撫所引聚衆
三十人以上拜盟爲首者擬絞監候之處例無明文
未便援引該撫疏稱黃成昭李亞六姊則聽糾入夥
繼復轉糾夥黨情罪較重未便僅照爲從例擬流應
請改發烏魯木齊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爲奴查明妻
室照例僉遣劉會賢劉興文李定邦李上達張亞戈
何亞五蕭添祿黎東勝李亞秋李成甲侯亞位等除
行竊得贓罪止杖責輕罪不議外應與黃朝貴李秀
儒關綱胡袁茂昌李日遵李上拔李居文李平斯張

勝覲李勝琢張成望黃松舒李作禮張亞三李飛明李遇春劉紹元何亞廣李能秀梁朝貴崔亞宏梁顯士陳英翰均合依爲從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仍分別補刺免刺劉芝凡劉發朝因被劉仰蒼誘脅勉強允從與情願入夥者有間應照爲從流罪上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滿日遞籍交保約束失察之地保劉世香劉建圖袁國功何洲豪李其昌李復初張裕華黎民仰張上遠侯藤升蕭和五均應照不應重

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革去地保張亞戈之父張成閏劉會賢之兄劉賓賢劉興文之兄劉達文劉啓文何亞五之兄何華珍何明珍李成甲之父李宇澤兄李孔華李亞六之兄李秀豐李華豐李亞秋之兄李堯亨李昌翰均合依不能禁約子弟為竊例笞四十折責十五板杖笞各犯先行分別責革發落李亞六劉會賢劉興文何亞五李亞秋李定邦李成甲蕭添祐李上達黎東體張亞戈侯亞位供止行竊一次此外並無竊劫別案及同居父兄伯叔與弟知情分

贓應毋庸議偷竊牛隻衣物錢文于各犯名下查追
給領事主張卓賢李得光劉英澤李允清尹賢宗陳
潤濱俱因失物無幾未經稟報均予免議經縣先行
省釋逸犯黃海門何扳隆徐孟能等飭緝獲日另結
李茂斯于取供後在監病故經縣訊明禁卒人等並
無凌虐情事驗具圖結送部劉紹光李丕斯張亞三
梁顯士雖據各供親老丁單但糾黨結盟情罪較重
應不准其留養等語査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六
日臣部議覆前任山西巡撫鄂　奏發到晉省軍流

人犯各府州縣多寡不一請通融酌發一摺臣等查
發遣新疆人犯日積日多亦應一體酌量變通請嗣
後除例應發往新疆為奴人犯應仍照舊發往外其
餘尋常軍流等犯如果情罪較重本例不足蔽辜應
行加等問擬者亦當加至黑龍江等處為止等因奏
准通行在案此案黃成耶李亞六聽糾入夥雖復轉
糾夥黨情罪較重未便僅照為從擬流自應改發今
既停發新疆應將黃成耶李亞六均照新疆例解部
改發黑龍江等處為奴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

令該撫將逸犯黃海門等勒緝務獲審擬另結再據
撫疏稱所有監斃流犯一名管獄職名係香縣典
史張拱辰相應附參至承審病斃一名例得免議劉
開朋于未到案之先在家病故管獄職名無庸開參
本案係該縣自行訪拿失察職名應予免開等語係
命下臣部行文吏部分別查議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
二十日奉
旨劉仰春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佈散妖言假造偽印綾照惑衆騙錢先將首犯

正法餘犯另辦失察文武不行查參總督功過

相抵不准議敘

刑部奏據四川總督文　奏查榮縣奸民韓培元等

佈散妖言假造偽印綾照騙錢一案乾隆四十四年

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文綬奏查審榮縣奸民散照惑衆一案將首夥各要

犯先行分別正法一摺應交該部核議具奏據稱屡

訊首犯韓培元等曾于乾隆三十五年在榮縣地方

商同縣民龔濟等雕刻偽印鈐蓋黃綾填寫職名散照騙錢至三十六年因衆人生疑隨經緝獲照止息等語韓培元等先在榮縣惑衆不法已越兩年以致衆疑是無人不知也該縣知縣于此等並不查拏究治其該管之知府守備漫無覺察實難辭咎且其時正當金川滋事尤應一切留心鎮靜若云正印皆辦軍需亦當有署理之員該督既經審出前案實情即應將是年該管專管之文武員弁查明一併參處何以文綬並不辦及殊屬疎縱本應予以議處但前該督

一聞稟報立即親往董率 查拿獲犯訊出造謀糾夥
各實情頗爲妥速曾降旨 將文綬照例議敘今文綬
不將前案文武官查參殊屬非是其功過祗可相抵
無庸復予議敘併著傳旨嚴行申飭其餘此案在事
道府以下各員仍遵前旨議敘所有三十五六兩年
分失察管轄各員並著文綬速行查明察奏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四川總督文 奏稱緣韓
培元原籍內江素習祝由 科常于富順榮縣地方往
來行醫與縣民龔海即龔 朝龍並鄭首槐吳懷應鄧

卿玉羅卿臣等熟識乾隆三十四年間韓培元與已故雷應及吳懷應合夥挖㙮資本蕩盡又欠吳懷應銀兩逼索無償起意誆騙以川省昔年曾經張富宗兵變愚民最惧刀兵瘟疫因于三十五年五月內揑稱川省將有瘟疫之難聞知雲南地方有張祖年八百餘歲得道濟人如求得符紙可以免灾但無路費等語誆誘吳懷應卿首槐並張應童沛沈有得雷應等被惑聽信共湊錢文給韓培元同卿首槐赴滇取符卿首槐憚于遠行途次先同韓培元囑令在家等

候俟其回時仍稱同往卿首槐元從韓培元于近處
遊蕩月餘捏造符紙詭稱向張祖求得同卿首槐散
給韓海等並稱焚化此符一家俱免刀兵瘟疫又向
每人索得錢三百文嗣韓培元以得錢有限而衆情
易惑原圖設法誆騙適遇素識之熊子龍誘令夥同
設騙韓培元起意以前明朱姓揑造朱天順名目經
改為天龍稱其現在雲南年止十二歲係張祖扶助
不久有兵馬來川現有人到川散給執照如出錢領
照即可免害等語寄散狂言即令熊子龍為証又商

同鄉首槐雕刻僞印鈐蓋黃綾填寫官職及黃布小
旗捏稱係由朱天龍張祖發給隨有龔海吳懷應鄧
朝玉張應俱被惑信從各出錢請受綾照韓培元等
復主使龔海等各擇謹慎可信之人給與執照其小
旗止稱驅疫可隨意散給所得銀錢均交韓培元收
受龔海吳懷應鄧朝玉張應各將綾照轉給羅朝臣
等吳懷應又托陳世柱輾轉散給又韓培元自給吳
正榜等共散過照六十餘張每張得銀自八兩至三
四兩不等錢自六千至三四千不等其小旗散給楊

榮富等每張得錢八十文因所得無幾遂不復斂共計騙得銀三百餘兩均係韓培元與鄭首槐熊子龍分用至三十六年龔海等以雲南並無兵馬來川屢向韓培元查問朱天龍根底韓培元難以支吾引避不出將騙收銀錢攜回內江神祖佃田耕種龔海等始疑被騙而業已轉收銀錢應從索還亦不敢聲張張應並即將所得偽照燒燬事遂止息至四十三年十一月內雜朝臣因貧苦難度適有向與韓培元往來之王明與韓培元口角成隙將韓培元前造印照

妄言騙錢情事。告知羅朝臣。羅朝臣益知實係假造
印起意自造印照。誆騙銀錢。遂仿照從前僞印私自
雕刻鈐寫綾照。仍佈邪言復行煽惑。羅朝臣自將執
照給劉洪德等收受。並令龔海鄧朝玉及龔海轉托
之畢登臣帮同夥散。有周昌位等復被惑出錢受照
旋被吳懐應聞知。亦向羅朝臣取照散給余先琳等
各得銀錢分用。惟張應並未知情入夥。旋于本年正
月經該府營汛訪聞。具禀經臣分派司道。並嚴督各
屬文武四路查拿。據榮縣知縣符兆熊首先查獲逆

登臣破案嗣即陸續拿獲各犯究出四十二年十一
月起意為首之羅朝臣又獲羅朝臣究出三十五年
造謀為首之韓培元等臣隨率同臬司杜　建昌道
陳奉茲嘉定府知府朱濬榮縣知縣符兆熊等提犯
嚴鞫據韓培元卿首槐羅朝臣等各供認確鑿臣以
韓培元既指有朱天龍張祖姓名自必實有其人嚴
加刑訊據該犯等堅供所稱朱天龍張祖實係編造
姓名希圖聳聽並無其人再四究詰矢口不移又當
堂押令卿首槐羅朝臣試雕偽印同韓培元書寫字

跡比較均屬相符委無遁情將韓培元羅朝臣卿首
槐俱照大逆律凌遲處死韓海吳懷應鄧朝玉俱照
謀叛律斬決以上六犯情罪重大當即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飭將韓培元羅朝臣卿首槐梟首傳示犯
事各地方以昭炯戒等因具奏前來查律載謀反大
逆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謀叛者皆斬等語此案韓
培元羅朝臣揑造前朝姓名先後潛佈妖言並寫刻
官職偽印散給執照均屬首逆卿首槐同謀雕刻書
寫偽印實係同惡相濟韓培元羅朝臣卿首槐俱應

照謀反大逆律凌遲處死龔海即龔朝龍吳懷應鄧
朝玉於兩次偽造印照雖未同謀但既被惑受照又
復散多人歛錢分用實與謀叛無異龔海吳懷應鄧
朝玉俱應照謀叛律擬斬立決以上六犯既經該督

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應毋庸議再該督奏稱各犯應行緣坐親
屬及家產查明照例分別辦理至其餘拿獲夥犯張
應畢盎臣及被惑受照各犯共一百一十餘名或出
錢得照又復聽從轉散或止將照收存或給名填照

旋即悔懼未領或先已燒燬或聞拿首繳或僅受黄
布小旗現在質訊明確分别按擬另行具奏一面嚴
拿熊子龍並再行跟究有無隱漏夥犯一併嚴緝務
獲審辦務使根株盡絕不致漏網各犯内除韓培元
卿首愧係造謀無照外其現獲僞照内尚有八犯已
故及先已外出未獲者容俟查對審定續行辦理等
語查現獲夥犯張應畢登臣等及被惑受照各犯均
不便輕縱應令該督即速嚴審分别定擬具奏至熊
子龍一犯當韓培元密散狂言時輒代爲作証分受

詐騙錢文實屬此案要犯應令該督嚴飭勒緝務獲
跟究夥犯審訊定擬餘應如該督所奏辦理至此案
應行議敘議處之文武各員臣部移咨吏兵二部照
例辦理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造賣海票誆騙銀錢比照造妖書妖言例首斬從流餘犯杖徒

刑部會看得匪犯李二等造賣海票誆騙銀錢一案據浙撫雅　疏稱緣李二原籍海鹽在桐鄉縣鍾禹汪家傭工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李二同鍾禹汪之姪鍾天嘉及鄰人周士彥在田販乘涼彼此言及貧難度活李二卽起意造賣海票誆騙銀錢鍾天嘉周士彥允從遂湊錢一百二十文交李二至杭城烧已故張文遠刻成當票失樣印板一塊上刻興隆號

三字并吳隆山木戳一個又一張銀兩字樣木戳一
個并鐫吳隆山圖石一方携回鍾天嘉家內印刷二
十張先塡李二周士彥鍾天嘉本名三張開寫銀十
六兩用紅色戳記各自收執以爲騙人憑據并揑稱
係崇明望海山李老子給發陞續將票賣給董武分
沈成天朱天奇沈敘文錢大錢小八鍾天成陳大有
蔣三老等十二張每票賣錢三百文京分入槖至九
月間有潘德賢聞知賒票五張同潘士升交補役沈
源禀首桐鄉縣知縣李輔德拘拏審訊並不窮究詳

報止將李二周士彥鍾天嘉三犯枷責完結李二通
知伊兄李以祥于陳昌緒家屋簷下將藏板取出燒
燬迨十一月間李二帶枷患病董武公同沈鳴臯前
往探望李二向董武公借錢踈枷董武公卽湊錢五
千文交保長劉天相報病經沈鳴臯沈五老具保釋
放在蔣鳴臯家同蔣三老董武公等酧神飲酒李二
復商謀重刻托陳富年向不知姓名刻糕印担上另
刻備陞興號票板一塊在陳昌緒家刷印四百餘張
陳昌緒陳富年分手塡寫二八月銀二十四兩字樣

詭稱二八月銀兩從望海山送交用吳龍山發票徵記及山水人家小圖書分給董武公二百張董武公又先持去四張又給鍾天嘉周士彥蔣三老蔣鳴臯各二十五張沈二老沈五老高三老顧爾公等共一百張令往各鄉騙賣又塡鍾大文一張抵給借錢付鍾廷頁收執嗣周士彥蔣鳴臯共付李二銀二十兩董武公付李二七折錢三十三千文董武公將票賣給陳玉文張四吳三陳四昌等四張復轉給蔣三老一百張賣與謝贊林十五張姜天生八張徐子家七

張蔡鳴臯二張董李昌一張給王魁利五張爲沈王林看見每票數錢至一兩不等徐票於乾隆十七年正月燒燬其轉付蔣三老之票因無人承買被董武公索銀爭競燒燬謝費林王魁利徐子嘉姜天生等聞知亦將票焚燒並未轉售至周士彥分收之票賣給沈九臯十張得錢四千文曹永良引賣王五老十五張得錢三千文王五老未經轉賣爲歸紹林看見勸令燒燬蔣三老分收之票賣給施啟祥二十張得錢六千文餘五張燒燬施啟祥未敢轉賣亦即焚燒

鍾天嘉分收之票轉付李天章得錢四千文李天章未賣亦經燒燬其餘之票李二于逃走時焚燒無存李二見二月期近恐人索銀又陳昌緒之祖陳右源聞知欲將陳昌緒處死陳昌緒遂同李二潛逃上海等處販賣綫帶生理迨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買票之陳世昌偷竊田豆被營縣拿獲搜出海票禀報到臣飭司提犯究訊并將從前縱匪匿報之該縣李輔德具疏題參一面移咨江省飛拿李二等解浙查無望海山李老子吳龍山等名目隨督司道等嚴加

究鞫已據各犯供認不諱查律載凡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者斬監候不及衆者流三千里若他人造傳妖書隱匿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李二兩次商謀希圖誆騙銀錢但捏造海票名色情同妖言不便輕縱將李二比照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律擬斬監候周士彥等擬流李天章等擬徒沈鳴皐等擬杖具題應如所題李二合比照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周士彥鍾天嘉董武公陳昌緒陳倌年蔣三老沈五老意圖

騙錢扶同李二分給轉賣均已燒燬合比照不及衆
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查僉發遣買票之李天章顧
爾公施廠祥謝農林徐子嘉王魁利姜天生沈成天
陳大有朱天奇沈敘文陳玉文王五老張四奧三陳
世昌錢大錢小八鍾廷良蔡鳴皐等均比照他人造
傳妖書隱藏不送官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
責限滿詳釋沈鳴臯陳贈保李二輕罪不議外應同
知情不首李以祥鍾大文曹永良沈玉林歸紹林等
均比照知人謀害他人不首告律各杖一百折責發

捏造勸世文編成邪帖比照妄稱彌勒佛煽惑
人民爲首絞候爲從杖流抄傳人枷責

刑部題會看得劉在衆等捏造邪帖抄傳一案據護
貴撫吳　疏稱緣劉在衆劉在爵係同胞兄弟乾隆
十八年七月內劉在衆因人有時疫起意捏造勸世
文勸人持齋行善以免災難商之劉在爵亦即允從
劉在衆握筆彼此信口妄言造成邪帖迨後羅瑜至
館劉在衆曾將抄帖給看留放桌上有王居敬見而
取去給王居忠照抄一張王居忠又轉給何洪志轉

給許連遥轉與楊明仲轉給羅文叉又給張體仁轉給
陳思膺攜往川省傳播事發由四川移查到黔經署
思南府知府張蕙督同安化縣知縣福禧逐層根究
俱各供認不諱劉在舉捏造邪帖雖無悖逆不軌誑
騙財物情事但妄言禍福傳播惑人苗疆重地其風
斷不可長將劉在舉擬絞劉在爵等擬以杖流具題
應如該護撫所題劉在舉合比照妄稱彌勒佛等會
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既稱劉在爵扶同捏造合依為從律減一等杖一

落地保劉天相得錢五千文合依枉法贓一兩至五兩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仍革役時逆赧審枉罪減責發落已經首報之潘德賢沈源潘士升并年未及歲之劉福受得相容隱年逾七十之陳右源及不知情之鍾禹汪均請省釋刊刻票板之張文遠已故毋庸議各犯所得銀錢并劉天相賄錢同李二貨物錢文照追變解入官等語除應擬徒罪之顧爾公據該撫續報該犯在監病故不議外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逸犯蔣鳴皇沈二老高三老

沈九皐董季昌鍾天成等應令該撫速飭嚴緝務獲

另結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李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百流三千里王居敬王居忠許連遞何洪志楊明仲
羅又張體仁等遞相抄傳均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
先枷號一個月滿日各折責三十板何洪志年未及
歲照律收贖原帖一紙已傳給陳思膺帶往川省究
出應聽川省擬結等語查擬杖之王居敬等時逢熱
審應照例減折發落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
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奉
旨劉在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寫傳謡帖比依造讖緯妖書妖言首犯斬候從

犯照違制律杖百枷號接遞人重杖

雲貴督撫劉方奏爲審明傳寫謡帖之犯分擬具奏事竊

照參革龍泉縣知縣董艮相具稟湖南邵陽縣人在

龍泉縣張帖謡詞業經臣等將據稟委員分往督拿

并須會審情由繕摺彙奏在案旋據署龍泉縣知縣

王用鍔具稟改裝前往密訪拿獲鄒貴等犯署開州

知州張　等拿獲饒之孟等各犯逐名根究得自湄

潭施秉黃平石阡平越等府州縣之人輾轉傳抄臣

等節次批飭司道暨各委員督同該地方文武各官
陸續拏獲確審究出甕安縣居住算命之文韜經平
越府知府慶音泰同甕安縣知縣李必炫拏獲文韜
審訊不能指出傳授之人隨經糧驛道永　帶同普
安州知州陳昶將二十名應訊人等派員押解省城
委貴陽府知府韓極等悉心研訊由按察使熊　會
同布政使恆　糧驛道永　貴東道馮　審擬招解
前來臣劉　臣方會同提臣黃　率同該司道覆加
研審實係文韜首先改寫抄傳令其背誦默寫與各

犯抄寫詞句相符該臣等會核此案緣文韜籍隸江西久居甕安縣地方娶妻胡氏生有子女素習算命謀生其師歐孔祥物故所遺殘書即為文韜收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內文韜將書翻閱見雪心賦內夾有抄存謠帖一紙內妄言災難並有十愁詞句文韜因鄰近地方人多患病遂起意抄寫騙錢恐人不信將十愁內難過飢荒年改為難過雞猴年冀圖患病之家求其禳解可以獲利因其所居之地與平越石阡黃平開州施秉龍泉湄潭各府州縣地方犬牙

交錯正月內有黃平州民楊佐才邀至家中算命談犯郎將所抄謠帖送給令其抄貼誆稱可免災難楊佐才不知有干禁例亦即照抄貼壁隨將文韜所抄之帖傳給伊兄楊佐臣轉給甕安縣屬之羅上達輾轉傳至平越府屬之蔡應章張老大楊正與楊正朝復轉傳黃平州之張應普彭會白光第金清鏊石增劉正衆毛萃等毛萃又抄給開州之黃國明轉傳李起萬饒之孟二人時又有施秉縣屬開飯店之黃平州民人陳學敏于毛萃店內看見亦抄寫一紙轉給

雷高雷遠雷廣兄弟傳至石阡府屬之李正坤李習
暨僧人銀光又傳抄施秉縣之蒲正榜傳艮相慧有
仁至湄潭縣屬之陸敏轉傳龍泉縣屬之金正貴抄
給湄潭縣之陳希祿鄒貴及湖南民人侯彩元等三
十餘人經各委員協同地方官先後拿獲稟報押解
至省由府司審明招解臣等親提會勘各供前情不
諱再四嚴詰矢口如一似無遁情査該犯文輸抄寫
舊存謡帖堅供並非自造得自伊師歐孔群書本內
雖無悖逆不軌情事但其改寫緊要字希圖騙財仍

邊地苗疆相傳惑衆至三十餘人之多實與首造無異文諂合比依造讖緯妖書妖言傳用惑衆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侯彩元鄒貴毛萃李起萬陸敏慧有仁饒光李正坤雷高雷遠陳學敏黃國明石增金清聲彭會楊正與蔡應章楊佐才等爲其所惑亦續抄寫俱屬不合均照違制律各杖一百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金正貴陳希祿蒲正榜李周雷廣饒之茹劉正榮白光第張應普楊正朝張老大羅上達楊佐臣雖未抄傳不合

接遞各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陳希祿慧有仁白光第俱年未及歲應照律收贖以上枷責各犯時逢熱審減等發落傳連相削傳艮相已經外出獲日照擬枷責另結遺存謠帖之歐孔祥業已病故應毋庸議文韜出外算命其抄結楊佐才謠帖之甲鄰人等無從查察應請免議併免提訊各地方文武官均于發覺之日俱能實力查拏獲犯所有失察職名應請免其開叅現署龍泉縣事試用通判王熙鍔獲犯訊供稟報查係知會汛防把總胡士龍帶

辦理而參令董艮相閩信先赴省城稟司是以較早

王用鍔稟報稍遲尙屬有因應請免議除另繕口供

清摺併將龍泉縣先獲鄒貴所抄謡帖恭呈

御覽其起獲各犯抄傳及黙寫各紙俟部覆至日銷燬外

臣等謹會同提臣黃　繕摺具奏伏祈

皇上睿鑒敕下法司核擬施行謹奏乾隆三十年八月十

五日奉

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

編造年號妄稱

大清天定運數照大逆辦理

大學士于　等謹奏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又知

情隱藏者斬各等語今智天豹因賣藥行醫不能糊

口輙起意獻書胆敢編造年號妄稱

大清天定運數並敢謊言遇見

老主顯聖傳授希圖惑衆已屬罪不容誅至其書內有乾

隆年數一條竟敢肆行咒咀並於揑編年號內直書

廟諱

御諱尤爲罪大惡極人人髮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智

天豹應照律凌遲處死以伸

國法而快人心張九霄雖訊無帮同編造情事但據智

天豹告稱書內所寫事關年號該犯即屬知情輙敢

貪圖富貴代爲呈獻復于初供時扶同揑飾干法實

難寬貸張九霄應照知情隱藏大逆者斬律擬斬立

決至逆犯智天豹親屬律擬緣坐現據布政使單

查明該犯祖父母父母及胞兄智天浩久已病故該

犯止有妻李氏並無兒子所生一女早已嫁出等情

應將解到習天豹之妻李氏照例賞給功臣之家為奴其張九霄之母妻律不緣坐應予釋放趙五雖不知習天豹編造逆書但以素不認識之人冒昧賃給房屋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發落該犯等家內搜出醫方書本等項應行銷燬習天豹家產行文直督查明入官習天豹之徒集山殷成應令嚴緝務獲審明辦理乾隆四十四年五月

日奉

旨習天豹以鄉曲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運

數指使張九霄于御道旁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爲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該犯書內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條敢于咒咀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並不以憎憶乙卯九月朕踐祚之初即焚香告

天默禱云昔

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

皇祖若邀

昊蒼眷祐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

朕春秋方二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當幾

何亦復不以為意迨過五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為

八十五壽矣始以此志奏聞

聖母蒙

懿旨云皇帝受

祖宗托付之重代

上天愛養億兆薰洽百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即

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

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若果至八十五歲蒙
天恩朕倘能恃奉
慈顏則禮所謂恒言不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即叩
天致禱今旣不能申朕愛日之誠則引年之初願亦豈
能期其必遂況今距乾隆乙卯尚十六年爲日正長
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當日愼一日兢兢業業綜理
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
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朕
非不知足若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爲期致蹈從前人

主貪戀大寶之議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遜求
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享
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既以張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法其
爲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
言朕其時壽躋八十有三卽歸政亦不爲早況歷代
帝王在位五十餘年而歸政者實所罕覯朕尙有何
不足乎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咒咀不必執此以定
[illegible]書也惟該犯敢于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于
聖祖廟諱直書不避諱稱

世祖章皇帝顯聖於波希奧惑衆動聽此則喪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屬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爲斬决王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應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尚可憫張九霄着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事主驚跌下海身死盜首自首照威逼致死斬
候傷人夥盜斬决免梟
刑部會議覆盜犯陳尙義在新安縣屬黑石角海面
行刦東莞縣民陳益昌船打傷陳益昌并致伊弟陳
汝昌驚跌落水淹死一案先據該廣東巡撫王　疏
稱緣陳尙義販魚折本起意爲盜于乾隆四年四月
十八日先約陳漢士出海行刦陳漢士不允至二十
一日陳尙義復與陳士斐陳太會陳見明陳亞章陳
經尙同坐村外石埗上商謀借名出海買魚行刦令

陳士斐陳亞章各出艇一隻預備米飯約于二十三日在石子頭村外埠頭開行各皆允從二十二日適陳而林陳見玉欲出海買魚撞遇陳尙義詢及出海之期陳尙義詭稱明日出海誘令同行二十三日陳士斐等先駕艇至埠頭等候陳尙義陳太會賠藏鉄尺與陳見明等各執籐筐陳而林陳見玉亦各備本携籮并食米先後到齊分坐兩艇一齊開行由石子頭汎出海二十五日行至鹭鶯灣將近黑石角海面陳尙義望見事主陳亞昌船艘來聲言行刦陳而林

陳見玉聽聞畏懼不從即同駕陳士斐之艇先迴陳士斐等俱過陳亞章艇內同黨六人陳益昌船至各盜將艇攏近陳見明扳住事主之船旁陳亞章在艇把櫓陳尙義等各持欽尺刀棍齊擁過船事主之弟陳汝昌與夥伴梁亞六見賊衆多驚慌走避失跌下海梁亞六透出水面陳士斐拉救上船陳汝昌被水冲開淹斃無蹤陳太會陳經尙欲進艙搜刦陳益昌攔住艙口陳太會即將鉄尺擊傷陳益昌額角陳益昌走避陳太會陳經尙進艙搜取銀錢衣物交陳尙

義陳士斐核遞過艇各犯仍回原艇行至江鴨沙涌
口追及陳而林陳見玉之艇兩艇會合將贓配搭按
股俵分嚇令陳而林陳見玉收受仍回石子頭散踪
事主報縣緝賊隨據盜首陳尙義夥盜陳經尙陳亞
章投首供開夥黨拘獲陳士斐等研審各犯供認不
諱雖經主認正盜無疑查事主之弟陳汝昌原因驚
避失足淹斃並非各盜下手殺死事主陳益昌傷經
平復應免梟示陳太會陳士斐陳見明均合依强盜
已行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

汧聲明陳太會用鐵尺打傷事主顏角法所難宥陳士斐見事主夥伴失足下海即行拉救上船與陳見明皆聽找入夥並未傷人亦無行刦別案均屬情有可原盜首陳尚義並未傷人聞拿投首照例擬遣夥盜陳經尚陳亞章均係聽找入夥並未傷人聞拿投首依律擬徒陳而林等擬杖至擬遣盜首陳尚義夥盜陳見明並無妻室陳士斐有妻劉氏具題經臣等查例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拿投首者發遣又例內強盜殺死人命不准自首各等語今陳尚義起意行刦

糾約陳太會等各持鐵尺刀棍齊至陳益昌船內肆
行刦掠以致事主之弟陳汝昌落海身死屍首漂溺
無存陳汝昌之死雖非陳尚義趕殺而驚避落水實
由陳尚義等蜂擁上船畏兇情迫所致况夥盜陳太
會擊傷事主陳益昌額角已照例擬以法無可貸而
糾衆行刦致死事主之盜首轉得以聞拏投首與未
傷人之盜首一例擬遣殊屬未協應令該撫再行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王　疏稱陳
尚義雖未下手傷人而陳汝昌失跌下水身死實由

陳倘義等蜂擁上船驚慌所致陳倘義起意糾夥行刦實為致死事主罪魁不便准其自首應將陳倘義改依强盜已行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擬斬立决先行刺字係致死人命盜首法所難宥查强盜殺人及江洋大盜均應擬斬梟示今各盜在黑石角海面行刦倘係內港並非外洋且陳汝昌因驚避失足淹死倘非下手殺傷應免梟示陳太會陳士斐陳見明均應仍照原擬依强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律擬斬立决刺字陳太會用鉄尺打傷事主額角法所難寬陳士

婁見事主夥伴失足下海卽行拉救上船與陳見明皆係聽找入夥並未傷人亦無行刦別案均屬情有可原夥盜陳經倚陳亞章均係聽從入夥並未傷人聞拏自首均依律擬徒陳而林陳見玉擬杖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陳太會合依强盜已行得財律擬斬立決免其梟示至盜首陳尙義前撫以事主陳益昌之弟汝昌驚避失足淹斃陳尙義並未傷人照盜首聞拏投首例擬遣臣等以陳汝昌雖非陳尙義趕殺實由畏兇逼迫所致與未傷人盜首一例擬遣殊未允

協題駁去後今該撫將陳尙義改依斬决聲明法所難宥但查陳汝昌之死旣非陳尙義逞殺似不便竟照殺人律擬斬立决况聞拿投首猶有悔懼之心與陳太會擊傷事主陳益昌搜掠銀物未經投首者稍有差別査律載因爲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等語陳汝昌下水淹斃旣係畏兇情迫所致與因盜威逼人致死之律相符應將陳尙義改依因盜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秋後處决其擬以情有可原之陳士斐陳見明均應照例免死減等陳士斐有[illegible]

陳見明並無妻室應令該撫遵照乾隆二年定例剌
字分別發遣至蔣從人縣並未傷人聞拿自首之陳
經倘陳亞黨均合依知人欲告而自首減二等律杖
一百徒三年至龍所各責四十板俟徒限滿日遞回
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該撫既稱陳而林陳見玉
係陳倘義誘去販魚臨時畏罪先回被嚇收贓並未
同謀上盜均依知强竊盜後分贓准竊盜爲從論一
兩以上杖七十爲從減一等律杖六十免刺先行折
責發落等語應如所議完結又前撫原疏稱陳漢士

同綫人陳仲光赴營投首照例給賞摘釋首繳之贓
給主未起之贓應於各盗名下房屋變賠所獲盗犯
變價入官各盗訊無同居親屬知情分贓毋庸議地
保牌甲已據各盗供明並無知情賄縱情事但失察
爲盗例應擬笞時遇熱審豁免應免提訊以省拖累
等語均應如所議完結再前撫原疏稱本案盗犯六
人盗後分贓二人已經全獲並無窩主綫人原叅疏
防武職已准兵部免議疏防文職各官亦請免議等
語查此案先據該督疏稱同案八人俱已全獲吏部

將疎防文職各官均照例免議在案應毋庸議再前撫原疏稱各盜係由石子頭汛出入所有失察守口職名係虎門協右營千總程岐英相應開報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奸船出入海口失察出口官降一級留任限一年緝拿全獲開復如本案已無逸盜定以三年有能拿獲別汛奸船以及本汛並無失事准其開復失察入口官罰俸一年等語應將失察各盜出口之千總程岐英照例降一級留任逸盜限一年緝拿但此案盜犯已經全獲是本案已無逸盜應照例

降一級留任如三年以內有能拿獲別汎奸船以及本汎並無失事咨請開復王失察各盜八口亦係千總程岐英應照例罰俸一年再該撫疏稱本案從前承審錯擬職名係新安縣知縣何夢篆廣州府知府汪會正按察使潘 前署撫王 但查定例具題事件部駁改正將從前承審舛錯之處免其查議今本案係新安縣知縣何 廣州府知府汪 按察使潘 自行改正前署撫王 奉

旨進京已經離任無從改正應照例一併邀免統聽部議

等語應將遵駁改正之知縣何　知府汪　按察使
潘　無從改正之前撫臣王　均照例免其查議乾
隆六年九月　日奉
旨陳太會著即處斬陳尙義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餘依議

誣竊為盜猺練擬軍示問官照失入處分并一

事有兩罪者從重議處

刑部會同吏部議覆廣撫王　題曲江縣猺練鄧梓材哄嚇趙敎化敎供誣扳何桂馥等香寮一案先據署廣撫王　疏稱緣盜首趙安周探知何桂馥等在於曲江縣屬羅坑山搭蓋茅寮舂造香粉積有銀錢衣物起意行刼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糾合趙安線趙隻偉趙端滿而趙安線轉邀糾子趙敎化入夥約定是夜在大流坑田洞聚會至期齊盜畢集

同黨五人三更時分各執竹槍木棍齊至事主寮外趙端滿以棍頭撬開寮門事主何桂馥溫宏喬驚覺出敵趙安周先用竹槍戳傷溫宏喬顋門右乳上又槍傷何桂馥左手腕趙端滿亦以棍打傷何桂馥頭頂事主負痛奔避趙端滿在外把風餘盜擁入寮內趙安周拾草點火照亮趙命[illegible]等搜刦銀錢衣被分背先行趙安周在後放火燒燬上座寮房趕上各盜奔至頭渡水地方俵分散踪事主溫宏喬傷重越日殞命何桂馥報縣嗣于乾隆四年五月內緝獲夥盜

趙敎化到案屢審不諱除盜首趙安周夥盜趙安線在家病故不議外將趙敎化照依强盜殺人放火律擬斬立决梟示刺字但該犯上盜時年甫十七被繼父趙安線誘逼入夥止係行刦一次又未下手傷人情有可原再本案同夥五人止獲趙敎化一犯其爲首趙安周夥盜趙安線皆係未獲到案在家病故餘犯在逃質証無人原難久已花銷可否將該犯監候俟勒緝趙雲偉趙端濤到日質証明確并擬具題請候部議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查定例續獲强盜

無自認口供贓跡未明涉于疑似夥盜已决無証着俱引監候等語緣續獲盜犯已無可質之人不即加以斬决故引監候此案何桂馥家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內被刦于乾隆四年五月內拏獲趙敎化雖據該撫疏稱該犯供出盜首夥黨姓名及傷事主燒燬寮房分贓各實情不諱等語但止獲一人並無質証又非事主認識贓又花銷何憑指為此案正盜遽將趙敎化以未傷人夥盜定擬若以趙敎化供認上盜情形并所開各盜姓名實係確鑿無疑又不應將趙

敘化擬請監候待質。至定例殺人放火盜首均應斬梟，今止獲趙敘化一人，則其曾否動手，自無確供，何憑定其未曾殺人放火，盜犯遽擬情有可原？且情有可原，即應發遣；若須待質，又應監候。今該撫兩請具題，趙敘化究竟應監應遣，殊難辨理。強盜重案，豈容如此含混草率？應令該署撫再行詳訊，并速緝逸盜到案，嚴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

廣撫王　疏稱：復加研訊，趙敘化頓改前供，堅稱並非本案正盜，止係行竊乳源縣寡婦劉氏家一次。詰

其認刧何桂馥之由蓋因猫練鄧梓材令鄭日養誘令下山於乾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到鄭日養家買穀時已將暮鄭日養留其吃飯鄧梓材帶同猫丁黃細賤拏獲回家二十九日將伊帶入內室鄧梓材見其行竊劉氏已實圖免比緝遂教供認刧香粉寮案盜犯趙敎化不允鄧梓材先以甜言哄誘繼以危詞哄嚇趙敎化懼畏允從鄧梓材將同夥趙安周等姓名并糾黨聚會上盜傷人放火分贓情由敎令照供希圖借盜銷案隨于三十日將趙敎化解縣路經雲

門汛邀同汛兵鍾奇貴協解到案前縣許鍾霖等訊
供教化畏刑誣服茲喚到原同獲盜汛兵鍾奇貴及
豨丁黃細賤幷鄧日養暨鄧梓材之子鄧連馨等到
案訊據黃細賤供稱當日隨同鄧梓材到石上村鄧
日養家將趙教化拏回鄧梓材之家次早帶入內室
不知如何教令認盜詰訊鄧連馨亦供伊父將教化
教供認盜不諱質之兵丁鍾奇貴供稱係五月三十
日鄧梓材將趙教化解到汛前與同協解到縣並非
在石下山場追擒前審係屬扶同供報訊諸鄧日養

亦認與趙教化到家拏獲則趙教化實非本案正盜係猾辣鄧梓材欲免比緝恐嚇教供借盜銷案毫無疑義鄧梓材除借盜銷案輕罪不議外合依捕役將犯竊之輕罪逼認為強盜例照例擬軍但該犯已在家病故毋庸議趙教化應于行竊寡婦劉氏家案內從重歸結汎兵鍾奇貴擬杖等因具題除將竊犯逼認為盜應擬軍罪之鄧梓材已經病故毋庸議外該撫既稱趙教化自誣誣人實由鄧梓材恐嚇教供所致但供開趙安戀趙安周已先在家病故現存之趙

端滿趙雲偉未經到案尚無拖累應請免議等語應
毋庸議但趙教化尚有行竊寡婦劉氏家打傷事主
親屬胡永成一案應於彼案歸結所得米飯錢五百
文照追入官再該撫疏稱汎兵鍾奇貴雖無謎拿教
供情事但將獲盜根由扶同供報應照不應重律杖
八十折責三十板革去名糧先行發落猺丁黃細賤
同往拏獲趙教化原係聽從鄧梓材喚令同行訊無
通同情弊亦不知趙教化是否本案正盜應請免議
鄧連聲雖知伊父鄧梓材教供認盜不行首報但律

得容隱與審無知情之鄒日養先行釋寧未獲之趙端滿趙雲偉亦係被誣應行免拘等語應如該撫所議完結行封本案正盜應令勒限嚴緝務獲審擬具題再該撫疏稱失察誣良爲盜借盜銷案不能審出寔情職名係前任曲江縣降調知縣許鍾霖接署縣事丁憂別案叅革試用縣許養年盜招内遺漏竊案亦係叅革知縣許養年不行查出確審遽轉職名則係前任韶州府別案叅革知府高綱現任廣東按察使潘　前署撫王　但潘　自行審出改正許鍾霖

未經審擬成招旋因計參離任許養年高綱俱經別案參革離任王 已經回京無從改正合并聲明統聽部議等語查定例誣竊爲盜應照捕役誣良爲盜酌量減等議處如未經致死者減爲降一級調用又定例官員承審將軍流等罪擬斬絞者府州縣降三級調用司道降二級調用督撫降一級留任又定例官員議處案件實係一事而其中有兩罪名相因而致者自應從重議處又定例已經革職官員如有前任事故到部議處題明註冊俟事後辦復還職如有

應降之級仍于補官日降級又定例丁憂等官于補

官日罰俸等語查竊犯趙敎化罪止擬杖許養年誣

爲行刦盜犯擬斬具題部駁始行審出與承審擬罪

錯悞遵駁改正之例不符今失察捕役誣竊爲盜並

承審失入二罪係相因而致自應從重議處應將承

問失入之許養年高綱各降三級調用註冊潘　降

二級調用巡撫奏

旨來京又經革職王　降一級留任註冊至許養年又于

盜招內將竊案遺漏並未敘入亦屬不合應將許養

年比照官員造報文冊遺漏罰俸例罰俸三個月註
冊毋查知縣許鍾霖旣未成招應毋庸議乾隆七年
三月奉
旨依議潘思渠着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

共謀不行分贓之夥盜比照知情分贓之父兄

例杖徒

刑部議覆河撫雅　題盜犯馮進寶等行刦商邱縣李大武家一案應如該撫所題馮進寶合依强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應擬斬立決再該撫疏稱余海雖會共謀又復分贓並未隨同上盜查律内强盜已行而但得財者皆斬係專指同行上盜者而言惟盜賊窩主則有分贓而不行皆斬之律並無夥盜共謀分贓不行作何議罪之條今余海一犯

原係馮遊寶糾約入夥之犯並非窩家固未便照依
盜賊窩主之條擬斬而該犯既未隨同上盜又與強
盜已行得財者皆斬之律不符余海應比照強盜問
擬發遣知情分贓之父兄減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
仍照例奏請
定奪等語亦應如所題余海應比照強盜問擬發遣知
情分贓之父兄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
四十板俟徒限滿日交與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仍遵
照大學士張　條奏比照引律者奏請

定奪例奏請

定奪請著爲定例之處毋庸議但恐各省辦理未能畫

一通行一體遵照可也乾隆七年六月初七日奉

旨馮進寶著卽處斬餘依議

更夫將繩拴弔平人致死駁照番役妄刑致斃

人命以故殺論斬候

刑部題據廣撫審題余廷客綑縛致死張元正揑報服毒一案將余廷客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具題經臣部查定例罪犯業經拏獲捕役設法制縛誤傷其命者仍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以鬪殺論等語必被獲之犯兇悍異常一時設法制縛原無必殺之心而偶致於死故援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方與律意脗合此案余廷客等疑張元正爲盗牛

□服帶往更寮維時張元正並無兇悍情形何用設法制縛如慮張元正咬繩脫逃即將繩縛其手足與趙連科陳茂生一同看守何至疎虞乃竟取長五尺之竹筩擠去竹節用繩穿過竹孔勾繩套其頸項繫於橫枋復用短繩分縛兩手於竹筩使不得坐臥展動焉有如此緊勒懸立一夜不致氣絕立斃之理其法較之非刑拷打致死者情更慘毒且據陳茂生等供半夜還聽見張元正聲息等語則此時奄奄一息其哀苦垂斃之狀尤堪動心若非立意凌虐致死自

當速爲解救何以置若罔聞况張元正如果知陳隆盜牛爲之代賣豈有不畏韋朝清出首肯將實情告知如曾經告知則韋朝清於余廷客往問之際何以並不說明直至張元正死後到官始行供出夫妥知致死另有別情迨致死之後串同扶供張元正爲知情代賣得輕其有心致死之罪乎且若非有心致死何以余廷客等諱避用繩空竹繫頸傺勒致斃眞情而捏報爲服毒身死其中疑竇種種承審各官並不悉心研究乃將余廷客牽引設法制縛之例定擬案

情律例均未允協事關條役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詳鞫按律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余廷客改依番役妄刑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例擬斬監候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八年閏四月　日奉

旨余廷客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家僕引盜强刦主財駁改斬决

刑部題盜犯謝老等行刦繁昌生員呂風庭家一案據安撫審理將謝老汪勤依强盜已行得財律擬斬立决并聲明謝老情有可原汪勤係事主僕人敢為內應法所難宥但係聽從盜首黃朝玉勾引指使實與積慣通線引賊謀刦分贓者有間相應聲明聽候部議具題臣部以强盜法所難宥者卽行正法情有可原者免死發遣此定例也但盜案各犯有現獲與未獲之分苟承審各官不爲嚴鞫實情則現獲各犯

恃有夥盜未獲無憑質對必將一切法所難宥者混行推卸避重就輕其中出入生死所關非細此案盜犯五人現獲已經過半其起意之盜首及捆縛架送事主群盜俱應問擬法所難宥乃因此內有逸盜黃彩泰萬有二人未獲而現獲各盜遂將起意捆縛架送等事俱卸稱逸盜二人所爲豈當日事主上下三人俱被捆縛果皆經黃彩泰萬有之手而現獲謝老等竟束手旁觀尤可異者汪勤係事主之僕名分攸關乃敢與外人通同行刦此必該犯先有勾引之心

而後外人敢於附和今查其上盜情由始則因該犯得為內應不門大門至群盜入室之時該犯又先下樓接應囑令群盜將伊捆縛使主不疑其同在局中且聽群盜將伊主等悉行捆縛不為一言阻止是汪勤情節險惡實為此案罪魁今該撫並不逐細審出遽將汪勤法所難宥又曲為聲說酌量更未允協事關首盜未明供招未確倘難牽結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覆審汪勤實係起意行劫並非聽從勾引將汪勤依律擬斬立決

謝老仍照原擬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八年五月

二十一日奉

旨汪勤著即處斬餘依議

賊跟捕役詐人拔刀扎死無辜比例擬斬

刑部會看得曲周縣民商銀璽扎死任法賢一案據直督高　疏稱商銀璽夥同姜三王二偷竊曲周縣監生張飛龍家騾頭因姜三等不分給贓銀赴縣投首該縣差役黃明友押帶候審黃明友輒央商銀璽夯作幫差商同索錢分用商銀璽允從至劉村喚賊犯董小眼親屬因無差錢相送將董元善同隣佑結連一處押帶上城任新田之姪任法賢聞伊叔被帶上城賫錢追給以作盤費并見商銀璽繩拴伊叔隨

囑任新旺帶繩見官勿給差役錢文商銀璽聽聞出
言詈罵任法賢回罵商銀璽用拳向毆任法賢閃避
還毆商銀璽遂拔身佩小刀向扎因任法賢撲打詈
罵遂連扎任法賢三刀殞命屢審不諱查商銀璽係
自首賊犯輒敢跟隨捕役黃明友幇差訛詐拴吊無
辜繼因任法賢囑令伊叔不給差錢復反拔刀連扎
任法賢致命胸膛心坎臍肚立時斃命殊屬兇暴雖
據該犯堅稱時值昏暮醉後亂打情似鬭毆若照平
人擬絞實屬情浮于法而例内又無賊犯跟隨捕役

訛詐因而致斃平人作何治罪正條商銀璽應比照番役誣陷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斬監候例應擬斬監候等因前來應如所題商銀璽應比照番役誣陷無辜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擬斬監候不准援

赦照例刺字該督既稱黃明友身充捕役胆敢帶領賊犯訛詐差錢不遂又囑商銀璽鎖弔平人雖未帮同拷打業已釀成人命情無可原應照爲從例庸末減等因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旨商銀璽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

盜案贓跡不明供招互異駁案

刑部會議得凌禿子等行刼商七家一案據

盛京刑部侍郎介　疏稱緣凌禿子知商七家道殷實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起意行刼謀諸魏傻子令其踹路凌禿子于二月初二日往郎家屯地方探知商七父子是日俱因事他出往告魏傻子劉玉邑三復糾會劉有德常四胡四胡詳崔二騸子共九人當夜齊至商七門首當四魏傻子越墻進院開門凌禿子把門劉玉崑二騸子在院巡贓魏傻子劉有德胡四

呂三胡祥等五人推落門閂入室點燈胡祥撑櫃魏傻子登棚適商七兒媳胡氏雖已驚覺而畏懼假睡各盜搜得銀錢衣物而出胡氏甫敢聲張伊家雇工蘇大鼾睡始覺鄰佑商進相等聞聲往救而各盜俱已遁去止覓得錢文一瓢而歸各盜扛抬贓物齊至凌禿子窩舖內俵分而散當經屯領催商進祿覓見事主商七同報該地方官陸續緝獲首盜凌禿子夥盜常四劉有德胡四崔二鬍子魏傻子夥盜劉玉呂三胡祥業已遠颺無踪現獲各盜供認不諱將凌禿

子等照例擬以斬決刺字具題奉[illegible]
證明確其辨明強竊又必以驗勘爲憑若有撥門撬
戶明火執械情形方可以強盜定擬此案據該地方
官驗看事主家被盜情形僅房門上有鐵釘扎撬痕
跡及房東間內櫃鎖擰斷餘外並無形跡并訊明是
夜並無盜遺火煤等物核之魏傻子等所供跳牆進
院撬門入室及事主所報撬門入戶之處俱屬相符
如凌禿子魏傻子等二犯續供推落門扇入室之語
果係眞情則胡四等何以始終未經供認其驗報時

又何以並無毁損門戶情形且推落門扇群盜鬨進勢非寂然豈有獨驚醒房東間之胡氏而房西間之傭工蘇大等毫無一人知覺之理凌彥清等顯有畏刑混供情事至事主初報拿火擰鎖胡氏聞響驚覺畏盜粧睡之處查蔣七供稱小的曾以因何不行喊叫盤問兒媳據稱他們原都睡着的門响一聲纔驚醒的那賊已經走了所以小的不敢認是强盜卽胡氏到案亦供明賊進偷竊當時並不知道等語與胡四所稱拿完東西出來把門擠掉一扇之供暗相符

合是其初報未實之處已據事主供明在案該件郎等何以置之不問而有內仍以未實之報詞為據供看亦屬不符再此案可認衣布等物非稱燒燬無存郎稱遺落在路起有銀錢等物俱係無可認識之賍郎破棉被一床其被一面已經揭去事主憑何認識及事主補報失單例應在五日之內今于數月後在案犯名下起出錫簪一對之時事主始行違例補有錫簪等物殊難憑信此案不獨賍跡不明即細核驗報情形與前後供招均屬互異疑竇種種未便遽定

行強擬以斃首應令該侍郎等查照指駁情節逐一

查明研訊確供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乾隆

十二年五月　　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在洋行刦首犯未獲從犯俱係一時被誘出口
部駁仍照原題聲明情有可原
刑部會議得陳月等在洋行刦高可進協安道貨船
一案先據蘇撫安 疏稱緣盜首瞿增五因貧無度
起意出洋爲盜探知施德維海船停泊大港攬載于
乾隆八年十月内與陳月商謀誆誘陳月因與施德
維船上舵工顧勝熟識同瞿增五前向顧勝詭云瞿
增五攬有海蜇魚包欲雇船前往裝載顧勝遂邀同
施德維與瞿增五等議定水脚銀兩寫立定票陳月

私將欲出洋行刦情由告知顧勝顧勝允從瞿增五託言船缺水手雇瞿灣絲瓜朱三般二倚子各許工銀未付又約宋蘇李七張生張在天李七又轉糾單裕三共夥十一人十一月初二日瞿增五令般二倚子挑取行李上船餘約花園港登舟施德維令子施三帶照隨船收取水脚初二日開船初八日行抵花園港瞿增五掉稱買米住船張生將鳥鎗等械分裝竹筒被囊同李七張在天宋蘇單裕三瞿灣絲瓜朱三等上船施三查問瞿增五答以攬載小販當卽關

船出洋施三不允欲收船回家瞿增五即將施三關入艙內不敢拒阻任其開放出洋十六日瞿增五等行刦卜文亮貨船之後十七日又行至黃河南岸邊遇事主高可進楊宏道貨船一隻以繩牽縛同行瞿增五令張在天放鎗陳月拿舵趕上帶住瞿增五執持刀斧過船將事主人等趕入艙內李七張三張在天各過船搬取貨物宋蘇畢裕三朱三殷二傍子在本船接贓各犯搬完貨物將船放行陳八瞿增五等各取得贓衣銀錢等物并將食物在船煑吃貨物存

置船內其餘未起之贓拋棄海洋旋因被風將事主兩船并將另案事主卜文亮船隻打入黃河北港落淺阻凍各盜不容施三上岸二十四日卜文亮途遇巡湖營弁告知被刦情由該弁率兵往拿各盜棄贓奔逸當獲顧勝等四名解縣隨據事主赴縣具報勘訊起贓嗣經緝獲陳月等節審取供並確將陳月顧勝宋蘇聞裕三瞿灣絲瓜朱三殷二侉子擬斬立決梟示俱刺字併聲明該犯等俱係聽從瞿增五等誘約行刦止有二案並未捆毆傷人均屬情有可原其

題查律載响馬強盜執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者不分人數多寡曾否傷人斬決梟示其江洋大盜俱照此例等語此案瞿增五等于糾約夥衆時起意即係出洋行劫其臨行時又復携帶鳥鎗火藥鉞斧等項器械同夥衆一十餘人于青天白日駕船洋面一遇客船即迎面放鎗連劫高可進等三船除賍載滿船外仍將客船餘貨拋置海底併行燒燬一空似此兇暴較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即云前雇議有工銀之水手瞿灣絲瓜朱三殷二侉子三人俱係脇入法

緝與起意同謀出洋爲盜者有閭其陳月顧勝宋蘇單裕三等與瞿增五俱係實在江洋大盜該撫旣照律擬以斬梟乃復以該犯等並未糾約三人以上及並未行刦三案以上概以情有可原定擬殊屬寬縱除盜首瞿增五等在逃俟緝獲到日再行定擬外其陳月顧勝等七人應令該撫嚴行分別實在出洋行刦情形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其陳月等行刦卜文亮一案現據該撫具題將陳月等歸于此案完結別無擬罪人犯此案現在駁查毋庸重復題覆奉

旨部覆甚是依議欽此咨行去後茲據該撫安　聲明陳
月等俱係一時被誘出口與盤踞島嶼專攻剽劫者
有間且接引從前辦過周文表等一案均係分別正
法減等仍照原議具題應如該撫所擬完結乾隆十
三年五月　　日奉
旨依議

盜犯限內自首地方官不准議敘駁案

刑部會議得程明勃家被劫獲盜滕六等一案據湖撫彭　疏稱此案盜夥十人俱於疏防限內全獲原叅疏防應請開復照例議敘所有限內全獲盜犯職名係孝感縣知縣方娟漢陽府通判馮士章相應開報聽候部議等語查滕六等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行劫至十三年二月十二等日拿獲雖在限內但查此案內夥盜劉惟接一名係該犯抱贓自首始將一案夥盜全獲並非該員等自行訪拿與全獲

盜犯議敘之例不符併請議乾隆十四年七月

日奉

旨依議

以藥迷人掠取銀錢分贓夥犯緊改斬決

刑部題先據廣西撫審題土忠州民李恒生聽從羅國俊叔姪藥迷張世隆之母并子張恒叩掠取銀錢衣物一案緣羅國俊探知張世隆之母張氏家有積蓄伊姪聽得悶藥商之李恒生同往迷悶竊財分用李恒生以張氏熟識不肯允從追後相遇羅國俊復商前事李恒生仍不允從羅國俊以止令引帶借歇伊叔姪自行下藥事發斷不扳累之語李恒生允從是日羅國俊在彼等候其時張世隆在外生理張氏

同夥恒在家李恒生先自進屋聲言有同伴兩人借歇張氏不允李恒生言係鄉親張氏始允羅國俊煮好稀飯暗將悶藥下入即乘二碗交李恒生轉遞張氏張恒吃遂各食畢就寢未幾俱各悶迷羅國俊囑李恒生守門自同伊姪進屋偷掠將張氏箱內銀錢衣飾偷取而出分贓各散次早張世隆之妻倩趕張世隆回家救醒報州獲犯供認不諱除羅國俊務獲另結外將現犯李恒生依以藥迷人圖財律擬斬立決并聲明李恒生係聽從羅國俊入夥現止一次

並非親手下藥尚屬可原具題經臣部以維翊俊等
藥迷張氏始於李恒生引去誘令借歇及維翊俊告
知飯內下藥給飯與食張氏因知亦係該犯遞給勸
食至被悶迷擄贓依分情無可原應令該督詳加確
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續據該
撫將李恒生改依以藥迷入圖財律擬斬立決具題
乾隆十五年四月　　日刑部照擬議覆奉
旨李恒生著即處斬餘依議

捕役疑匪誣拿父子拷打致死殺傷多命[illegible]

刑部題據蘇撫審題龔大等私拷邵關致斃并將二等棄屍滅跡一案緣龔大繼父龔全向充縣捕與同班捕役龐小五巡夜窺見邵關疑爲竊匪拿至家中將邵關兩手扎縛捺住兩膝蓋下將木棍穿入腿灣用凳駕起盤詰不認龔全即用棒槌毆其足底適有王發邀約龔全飲酒龔全出外令子龔大詢問龔大亦用棒槌連擊邵關足底七八下邵關終不認竊經龔大之母孫氏喝止解放龔大因邵關嘴强意欲再

毆其腿部闞以身踫下致傷腰眼詎部闞受傷深重是夜殞命龔全歸家查看部闞已斃畏累逃避孫氏即同僱工馮二并龔大將屍抬棄河內經縣訪聞獲犯審認不諱將龔大依例擬斬監候龔全擬軍具題經臣部以例內番役誣陷無辜妄刑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不准援

赦又律內以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各等語今此案捕役龔全誣拿平八部闞捆吊毆打及伊外出又囑伊子龔大再

行拷訊以致郡關傷重殞命如[illegible]龔全止[illegible]
詢問並無害命之心殊不知凡捕役誣拿拷打均無
欲殺之心但因拷致斃自應依律以主使之人擬抵
且龔大並非捕役尤未便照番役定擬乃該撫將龔
從主使之龔大依番役妄刑致斃人命例擬斬將誣
拿捆毆主使拷訊之捕役龔全從輕擬軍與律不符
事關出入生死未便草率完結應令該撫詳察案情
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龔大改依誣
良為盜例擬軍龔全改依番役妄刑拷打致斃人命

例擬斬監候具題臣部照擬[illegible]覆乾隆十七年三月

日奉

旨龔全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更夫緝賊將人辱罵聲言送官以致自盡駁改

因專用强發遣

刑部　題據湖撫審題監利民謝貴毆傷何山宗身死一案查謝貴雖非捕役亦無恐嚇情事將謝貴比照捕役誣竊為盜逼認因而致死律絞候等因具題經臣部以例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其人本係良民揑稱形跡可疑素行不軌妄行拿獲私行拷打嚇詐財物逼勒認盜照誣良為盜例治罪又例載誣竊為盜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者照誣告致死律絞候各等

語細繹例意蓋指明知其人非盜誣揑妄拿用強威嚇詐取財物逼勒誣認因而致死者而言今此案謝貴身充更夫因陳三牛隻被竊令其找尋謝貴因何山宗不認輒行辱罵謝貴被罵氣忿隨掌傷何山宗左腮頰接連耳輪耳垂耳竅聲言送官刑訊並未拷打逼認亦無嚇詐情事而何山宗投水自盡乃係氣忿不甘所致夫因事用強毆打威逼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例內自有明條該撫既稱並無嚇詐情事而又將謝貴比照捕役誣竊爲盜逼認因

而致死例擬絞監候殊未允協事關出入不便率結
應令該撫再行詳審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謝貴改依因事用強毆打威
逼人致死律擬軍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七年七月內
議覆奉
旨依議

審錯重犯駁後改正將未加功犯擬斬部駁不
行改正奉　旨提審承問官議處

刑部為遵

旨會審具奏事該臣等會議得老格被勒身死究出盜
情一案查金州因伊弟老格犯盜畏懼受累起意勒
死直認不諱核之前後供詞均屬符合是金州為謀
殺正兇實無疑義其該犯從前原供蘇麻兒圖帮同
下手之處審訊蘇麻兒圖堅供並無帮勒情事第恐
該犯等有中途賄囑串供希圖脫卸情弊隨加刑訊

不准該犯極口稱寃即夾訊金州亦堅稱實係亦時挾仇誣扳似無近情查定例故殺期親弟妹者擬絞監候等語金州除誣扳蘇麻兒圖帮同加功勒死老格之處罪止擬流輕罪不議外應將金州依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例擬絞監候秋後處决仍解回奉省牢固監候入于本省秋審至金州稽供烏薦班弟賴伊二人帮同下手之處該犯案越五載屢經審訊並無是供即該犯到部初供亦無烏薦班弟等加功之語今忽翻異或係挾嫌誣扳抑或有意妄

供希冀狡展均未可定應行文
盛京刑部會同奉天府府尹將烏蘭班弟等有無加功
情事審明分別題咨完結餘麻兒圖現在審明並無
帮同金州勒死老格情事應送回奉省候審明烏蘭
班弟賴岱之日交旅省釋再此案行刼托克托虎家
賊盜吳大海既自認隨同老格上盜分贓自屬此案
正盜無疑核其上盜情形原係撬門入室携贓潛逃
拾棍一擊究在黑暗之中非持械逞兇捆縛架捺事
主者可比與情有可原之例相符至温查翻供嚴夾

迺時該犯極口稱冤似非正盜但吳大海刑訊之下仍供溫查同夥是實且據金州原供訊問被勒盜首老格曾有糾約溫查同夥上盜之語未便據溫查一時翻供據行開脫查盜首老格被勒身死夥盜姜飛刀尚未緝獲事主白氏又因病身故其按擦之處別無質証且賍跡究未明確該二犯均係隨從上盜行刦僅止一次吳大海溫查均應照情有可原免死減等例先决從罪發遣查吳大海溫查均係旂人例應僉妻發遣應將該二犯暫行監禁行文

盛京刑部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咨該犯[illegible]妻室飭令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押送
到部以便一并轉送兵部分發西安等處滿洲駐防
省城當差吳大海在部供認分得贓銀七錢零錢二
弔照追給主收領逃盜姜飛刀行令
盛京刑部轉飭嚴緝務獲另行審擬題結事主托克托
虎昌開贓物例應杖八十但事在
恩赦以前應予援免其失察旂人爲盜之各該管官應聽
該將軍自行查參再奉天府府尹鄂　辦理此案始
雖會同題結後經部駁覆審並未畫題至調任

盛京刑部侍郎富　題結此案之時雖未能審出實情今俱已公同審出改正奏明奉承審命盜案件務須細心研鞫詳繹案情贓証確鑿方可定擬罪名今盛京刑部侍郎富　奉天府府尹鄂　等承審此案將供詞游移贓証未明之案遽將隨從上盜之奐大海等擬以立決又將並未帮同金州勒死老格之孫麻兒圖擬斬監候具題經刑部以贓跡未明駁令再審仍未審明改正若非

特旨提犯來京秉公會審幾至並未加功之孫麻兒圖問

成大辟不便照遵駁改正之例查議至府尹鄂　部駁再審雖未書題其從前誤定罪名已會同該侍郎具題亦應查議查定例官員承問人犯如將無干之人擬决者承問官革職督撫降三級調用等語應將
盛京刑部侍郎今調内閣學士補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富　奉天府府尹鄂　均比照督撫例降三級調用查富　有紀錄四次應銷去紀錄四次抵降一級仍降二級調用鄂　有軍功紀錄三次尋常紀錄七次應銷去軍功紀錄三次尋常紀錄六次抵降三級

免其降調其從前議結此案之

盛京刑部司員萬承緒之該地方旂民各官均在奉省

無從改正應令

盛京刑部轉行各該衙門查取職名咨送吏兵二部核

議至前任侍郎鍾　郎中馬星阿從前承辦此案因

各犯供詞游移疑竇種種跡未明咨請部示俟緝

獲姜飛刀追出真贓另行辦理與無故遲延者不同

今此案業經遵

旨提犯到部會同審明分別核擬省釋再查此案蘇麻

兒圖既非幫同金州致死老格正犯該侍郎等自應
將蘇麻兒圖先行審釋乃從前亦以賍跡未明一并
待質雖未成招定擬亦屬未合應將從前承辦此案
之
盛京刑部侍郎今調陝西巡撫鍾　調任郎中馬星阿
均照不應禁而禁杖六十公罪律罰俸一年但事在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恩詔以前相應寬免可也乾隆十八年四月　日奉
旨金州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富森着銷去紀錄四

次乃降二級調用鄂寶着銷去軍功紀錄三次尋常紀錄六次免其降調餘依議